

THE BEST

美国国家律师联合会强力推荐悬念小说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书

世界金榜畅销书龙虎榜

龙虎榜

叛

逆

辩

护

[美] 丽莎·斯科特林

律师玛塔心意已决，要控告自己的当事人：
富豪斯蒂尔也绝非善类，为跻身房地产大亨之列
他使尽卑劣手段，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毁灭一切，
虽然人在狱中，他仍能设下杀人圈套……

叛逆辩护

[美] 丽莎·斯科特林 著

《叛逆辩护》

作者：(美) 丽莎·斯科特林

出版时间：一九九七年

上榜情况：美国《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排行榜
上榜五十三周

畅销内幕：

美国作家丽莎·斯科特林将二十世纪末的通俗小说推上了颠峰，她的小说《叛逆辩护》点燃了读者心中的热情，成为超级畅销书，并且使人们对通俗小说另眼看待。评论界称丽莎为“当代悬念大师”，国家文学院授予她悬念小说的最高奖——埃德加奖。《纽约时报》专栏评论家多米德·盖德认为“《叛逆辩护》把通俗小说提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该书是一部高雅而又有趣的杰作。”评论家的推波助澜使小说被疯狂抢购，在纽约州、怀俄明州、佐治亚州等多个地方出现脱销。该书在美国再版了二十次，印行超过了六百万册。

丽莎·斯科特林原是费城大学法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曾在美国联邦司法系统部门见习，并做过费城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审讯律师。她也善于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来撰写法律惊险小说。以至于美国国家律师联合会要引用她的作品来研

叛
逆
辩
护

究民事和刑事犯罪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在《叛逆辩护》一书中，她引人入胜的记述了一个女子律师事务所的凶险遭遇。

刑事辩护律师玛塔距成功仅有一步之遥。她成竹在胸，深信陪审团将判定她的当事人——百万富翁兼商业巨子艾略特·斯蒂尔无罪。孰料斯蒂尔得意之下不慎失言，向玛塔透露了他在法庭上伪装清白，实际上是真正的杀人凶手的事实。被激怒的玛塔决心在陪审团裁决之前再寻证据，将斯蒂尔重新告上法庭。形势严峻，玛塔必须争分夺秒。而就在同一天，十年来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费城。她从罗萨托女子联合律师事务所借来两名援兵“玛丽和朱迪。两名年轻的女律师踏着齐膝深的雪堆到案发现场取证调查。

罗萨托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贝妮·罗萨托得知玛塔心意已决，要控告自己的当事人，既而影响整个事务所的前途。她出面阻挠玛塔的计划，反要以自己的方式为斯蒂尔谋求公正。艾略特·斯蒂尔也绝非善类，为跻身房地产业大亨之列他使尽卑劣手段，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毁灭一切。虽然人在狱中，他仍有本事设下杀人圈套……

小说表现出的叙事风格备受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紧张的节奏、生动的人物刻画以及原汁原味的对话。《今日美国》杂志文艺主编菲力普·福斯特称赞这部书说“斯科特林的作品文笔犀利，充满智慧，风趣滑稽而且充满叛逆色彩……她以她那情节离奇、人物栩栩如生的法律小说带给她的书迷们全方位的享受。”《叛逆辩护》的成功也许能给后人以启示：要写出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关注读者的感受是至关重要的。就像《纽约时报书评》上引用的一位读者的话所说

的：“《叛逆辩护》这样的书当然应该畅销，因为每个人都会爱它。这本书新奇有趣，并不像一般的通俗小说那样雷同和乏味。我觉得他的确开辟了通俗小说的新天地。”

叛
逆
辩
护

谨以此书献给
令人敬畏的莫利·弗雷德里奇
还有彼得和奇奇

不可胜在己。

——《孙子兵法》

案子的破绽始于斯蒂尔的一次口误。玛塔·里奇特本以为自己听错了。这桩谋杀案的审理已经拖了两个月，玛塔感到筋疲力尽，她有时甚至听不清当事人从厚厚的防弹玻璃另一边传来的声音。“你是想说，你在他的手中挣扎？”玛塔问道。

艾略特·斯蒂尔没有回答，他隔着玻璃在被告人的那一边掸了掸椅子上的灰。他穿着一套深黑色的布里俄尼西服，白衬衣，这身衣著显得与监狱的环境不甚协调，但还不至于让人不舒服。斯蒂尔那生意人所特有的冷静和泰然自若是最为小报们所津津乐道的。据说在他以谋杀罪被逮捕的那个晚上，斯蒂尔只要求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证券经纪人。“我是那么说的，”斯蒂尔过了一会儿才回答，“我在他的手中挣扎。”

“可是你说的却是他在你的手中挣扎。你是在自卫，不是故意杀人。那么挣扎的应该不是你，而不是他。”

斯蒂尔棱角分明的嘴边掠过一丝笑容。他有着高挺的鼻梁，细长的棕色眼睛，眼角几乎没有什么鱼尾纹，这使他看上去不大像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登在杂志上的照片，斯蒂尔还显得颇有魅力，可是监狱会见室里的日光灯使他的面容看

上去暗淡苍白。“这有什么关系呢？审判已经结束了，陪审团也已经退了庭。谁在谁的手中挣扎已经没有意义了。”

“这是什么意思？”玛塔问，她不愿听他玩文字游戏，她想要的是他对她的辩护的赞赏。这是一宗关系到她的事业成败的重要案子，而斯蒂尔的无罪获释几乎已经十拿九稳了。“这当然有关系。”

“怎么会呢？就算我当时不是出于自卫，就算我像检察官所指控的那样故意杀死了他，又会怎么样呢？”

玛塔有些恼怒，她眨了眨眼，“可是事情不是这样的，他企图劫你的车，他用刀威胁要杀死你。你为了保护自己才向他开了枪。”

“打中了他的后脑勺？”

“你们在搏斗，混乱中你开枪击中了他。”玛塔不自觉地重复起她在法庭上所说的话。几分钟前陪审团刚刚退庭进行合议。“你很恐惧，因为你的性命受到了威胁。”

“你真的相信这个？”斯蒂尔翘起了二郎腿，亮出他熨得笔挺的裤线。“性命受到威胁？这说法还是我从一部警匪片里学来的。你看过那部片子吧？里面所有人都抽烟的那部？”

玛塔嗓子发干，她很少看电视，即使镜头上的是她自己。玛塔的蓝眼睛分得比较开，棕色的头发齐及耳垂。观众能从她眼角的细纹和明显松弛的下巴看出她已经不止三十岁了。即便如此，玛塔在屏幕上的形象仍然不错，而且她在辩护时言辞机智，风度颇佳。“你在开玩笑吧？电视跟这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我的案子整个就是部电视题材，有钱的白人被没钱的黑人抢劫。白人有护身的手枪，黑人拿的是把

刀——不是对手。”斯蒂尔很放松地往椅子里一靠，“陪审团信了我的那套陈述，因为他们看过的电视就是这么演的，他们不会再想象出些别的。”

玛塔吃惊地张着嘴。这话对她打击太大了，她用手扶住窗台让自己站稳，“你说什么？”

“亲爱的，我罪孽深重。”斯蒂尔两眼平视，他的声音从防弹玻璃下面的通话口传出来带着一种金属的质感。玛塔感觉四面的墙朝自己压了下来。

“可是他用刀划破了你的脸。”玛塔还没有反应过来。

“他当时已经死了。我握着他的手，他的手里握着刀。”

“可他们在他手上和衣服上都发现了你西服的纤维。”

“我们是打斗了一番的，不过他主要是在哭哭啼啼地哀求，像个小姑娘。”

玛塔的胃里一阵痉挛，“告诉我，告诉我所有的真相。”

“有什么好告诉的呢？我的车停在红灯前，走过来一个喝得烂醉的流浪汉。他挥舞着刀，叫嚷着让我把车交出来——一辆崭新的 SL600 敞篷车。他大概是想车想疯了。”斯蒂尔一边回忆一边摇了摇头，“于是我抓起手枪，下了车，径直朝他脑袋开了一枪。接着我用手机报了警。”

玛塔将双臂抱在胸前，她以前听到过其他当事人类似的坦白，尽管斯蒂尔看上去跟他们不同，但听上去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一种吹嘘的冲动，急不可耐地想要证明自己有多聪明，能在犯下罪行之后依然逍遥法外。玛塔原先就知道斯蒂尔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但她没想到他会如此没有人性。“你是一个杀人犯。”

“不，我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人，我碰上了一点垃圾，我

叛

逆

辩

护

把它收拾掉了。那个家伙是个一无是处的穷光蛋，他既不工作，也不创造。他没钱，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只是这一回他抢错了人，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就这么结束了？”

“好啦，玛塔。那人是废物！他甚至连那把该死的刀都不会用。”斯蒂尔咧嘴笑了，“你在法庭上的演示，动作比他还老练，你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时候，差点没把坐在第一排的陪审员吓晕过去。”

玛塔想起了那些陪审员，心里像被什么扎了一下。他们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朝她仰着脸，听她陈述。她请过一些顾问，但最终依据自己的直觉和经验选定了陪审团的名单。在开庭的那些日子里，每天她都站在这些人面前，观察着他们的特征、反应和各种举动。十五年的刑事律师生涯教会了玛塔·里奇特一条重要经验，在任何法庭上，陪审团是唯一的关键。

“他们都是傻瓜，”斯蒂尔继续说道，“十二个傻瓜，其中最傻的就是你的那位‘牛仔’朋友。你最好小心点，玛塔，他看来对你挺有意思。”

玛塔的心里一紧。斯蒂尔说的是克里斯托弗·格莱汉姆，一个来自费城东北部老巴朗顿镇的铁匠。玛塔听说他最近跟妻子分居以后，便在法庭上对克里斯托弗暗送秋波。当她感觉到他寂寞的眼睛牢牢地盯住自己的时候，就会故作风情地用手指抚弄她的真丝衣领。可是，施展魅力是一回事，支吾搪塞完全是另一回事。“你以前告诉我的全是假话。”

“假话却管了用，不是吗？你把这些陪审员都镇住了。法警说明天中午陪审团就能结束合议，他们也就剩下四五个

小时讨论的时间了。”斯蒂尔重又翘起二郎腿，“我听说记者们都下了大注在你身上，二十比一。还有人打赌说在雪下到三英尺厚之前我就会被判无罪释放。”

玛塔的脑子一片混乱。媒体的报道只意味着更多的谎言。她已经对记者们宣称斯蒂尔是清白的，但她拒绝评论陪审团需要多长的时间裁决。“我会赢的，先生们。至于细节，你们自己去查吧。”她当时边说边得意地大笑，现在她却笑不出来了。

“已经差不多三点了，”斯蒂尔看了看腕上的金表说，“如果我没记错，陪审团的合议很少有超过两天的。”

玛塔回忆起自己办过的案子，她从没输过重要的官司，而且她又马上就要赢这一起。其实关于杀人的事实并没有太多要辩护的，只是双方对事件的发生方式有分歧，起诉方认为斯蒂尔是故意杀人。审理这样把握不大的案子是需要勇气的，那也是因为遇上了选举年，市长大人想借机把这个最有势力的地产商干掉，所以才会对他提出起诉。这些背景玛塔都懂，她只是不明白一点，“你为什么对我也撒谎？”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盛气凌人了？你问过我是否犯了罪吗？”

“我从不问当事人这样的问题。”

“那我撒谎又有什么不可以？”

玛塔没有立刻回答，她咬了咬牙，“所以你就编造了这么个手枪对小刀的故事？”

“你从来就没疑心过？作为一名最出色的刑事案律师，你就没觉察出什么破绽？”

这一次她真的放松了警惕。因为她被这个男人吸引，即

版

逆

辨

护

使她对自己也不肯承认。“你讲的故事很合情理。我们一起谈过很多次。你每一次都讲得没有出入。”

“我从一开始就骗了你。”

“包括对警察的陈述？他们做的记录上没有显出任何情节上的不一致。”

“我干这个很在行。”

“撒谎？”

“推销。”

“你利用了我，你这个混蛋。”

“别激动，宝贝儿。”斯蒂尔的笑里含着一丝轻蔑。“你是拿了钱的。差不多二十万，包括你的一切开支——酒店、话费，甚至洗衣费。每一分钱我都替你付了。另外还有两万五千美元的定金。”

“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斯蒂尔的笑声在四壁间回荡，“说得容易，付钱的不是你。花了这么多银子，利用你当然也要包括在内。上帝，这么多钱，跟你上床也该包括了。”

“你这个混蛋！”玛塔跳了起来。她气极了。她想冲，她想跑。可这间会见室小得像个电话亭，她被囚禁着，因为斯蒂尔，也因为她自己。她怎么可能那么天真？她到现在都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你真的杀了达顿？”

斯蒂尔耸了耸肩，“是有点冒险。不过我每天都在冒着风险。我知道检察官有理由指控我，不过也没关系。我知道我会请到最好的律师，然后由你来帮我开脱罪名。”

“你来帮我开脱罪名，”——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玛塔。斯蒂尔编造了这个故事，而她则负责把它推销出去，让大家

都信以为真。她干得很成功。白天是在陪审团面前，晚上则面对着电视观众，一遍一遍侃侃而谈。而她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名——这一次真的不是。

她是为了斯蒂尔。

想到这儿玛塔更加愤怒了。她发誓他给过她各种各样的暗示，他会在见面时把身体向她靠得很近，或者老是盯着她的腿。有一次，他在弯腰捡钢笔时还碰了一下她的膝盖。她当时的敏感让她自己都吃了一惊。这些回忆快要让她发疯了。“我要把这些都告诉鲁道夫法官。”

“你不可能，我是你的当事人，我们的谈话是受保护的。如果泄密，你会失去执业资格，前途尽毁。”斯蒂尔交叉着手指，又向对话口靠了靠，“当然，我不会承认讲过这些话，你只会显得像个傻瓜。”

“那我就辞职，我不再做你的律师，我不再代理这个案子。”玛塔从地板上抄起自己的提包和公文包。

“法官不会让你这样做。陪审团会议期间你不能辞职。案子已经审理到这个地步，要退出也太晚了。你这样做是侵害我的合法权益。”

“你用不着给我上课，”玛塔回敬了一句，可她心里明白他没说错，“我唆使了别人为你作假证。”

“噢，天哪，作假证。我也会像你那么说的。没人作假证，我不过是没有亲自为自己辩护而已。”

“你这是欺骗法庭——”

“够了！”斯蒂尔挥挥手打断了玛塔，“让我来告诉你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明天中午我将被无罪释放，然后我会开个记者招待会，告诉大家市长是个混蛋，陪审团是我的福

叛

逆

辨

护

音，而你，是我能用钱买来的最棒的婊子。”

玛塔呆住了，她紧捏着公文包的提手，愤怒使她无法呼吸，就像斯蒂尔正用他擦得锃亮的皮鞋踩在她的喉咙上。

“然后我们会去斯旺喷泉庆祝胜利，”斯蒂尔接着说，“我们可以调调情。之后我会订好去巴特的机票，从大西洋城起飞，如果费城的雪下得太大。我喜欢海滩，你呢？我讨厌海水，但喜欢沙滩，不想一块儿去吗？”

玛塔恨恨地盯着他，没有回答。她受不了这样被人利用，不管是被他还是被别的什么人。她朝会见室的门口走去。

“喂，别这么气冲冲地走呀，亲爱的。”斯蒂尔在她身后说。

“我有工作要做。”

“还有什么工作，你已经证明了我的无辜。”

“没错。现在我要证明你有罪。”

斯蒂尔呵呵一笑，“你没有证据。”

“总会有有的。”

“警察可什么也没发现。”

“他们没有我这样的动力。”

“你觉得你在明天中午以前就能找到证据？”

“也许不到明天中午。”玛塔拉开门，斯蒂尔的哈哈大笑又一次刺痛了她。但她知道，谁先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笑到最后。

费城刑事法院是座新建不久的建筑，与审判厅相邻的拘留间很像现代化的小型办公室。透明的防弹玻璃取代了阴森森的铁窗，刚粉刷过的墙壁一片洁白。艾略特·斯蒂尔所呆的拘留室里有一张长椅，还有不锈钢的洗手池以及马桶。斯蒂尔是唯一的在押犯人，暴风雪所造成的交通问题使得他在候审期间必须在拘留室里过夜。他正交叉着双腿读一份《华尔街日报》，傲慢的态度倒使肃立一方的老狱警显得有些诚惶诚恐。

叛
逆
辨

“斯蒂尔先生，我不能这么做，”狱警对他说。另一名狱警出去休息了，但他很快就会回来。弗兰克不愿让别人看见他站在斯蒂尔的囚室里。“我试过了，但没成。”

护

斯蒂尔头也没抬，“你可以再试试。”

“真的不行。过道里挤满了记者。他们都拿着录音机、摄像机。他们就在门外，一直排到了电梯。楼下大厅里也全都是人。”狱警擦着头上的汗，“太冒险了。”

“你会有办法的。”

“我会被人看见的。他们会想，为什么这个人在这儿进进出出？你知道那些记者。他们已经在说你享有着某些特权。”

斯蒂尔浏览着头版，“别怕那些记者。这场大雪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不是我。你瞧，东海岸遭遇特大暴风雪，我今天连头版都没上。”

“我发誓我真的不能。我没法躲过金属探测器。”

“你以前干成过，弗兰克。”

“今天不一样。今天陪审团正在合议，周围全是人。大家都在观望，都在等待，外面热闹极了。”狱警紧张地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他穿的是三百美元一双的有矫正功能的新皮鞋，他的医疗补贴并没有这样的项目。“相信我，这样做太冒险了。”

斯蒂尔翻了一页报纸。

“至少，”狱警额头上的皱纹里往外渗着汗珠，“我给你弄来了报纸。”

“我想我还是有权利看看报纸的。”

“你当然有这权利，别误会。”弗兰克又紧张地换了换脚，并不是因为鞋不舒服。他穿着它陪着玛德琳在购物中心逛了一天，他用不着像一只看家狗似的候在车里。“报纸是完全不成问题的，斯蒂尔先生。但是，这可是另一回事。或许我可以给你弄杯可乐。”

斯蒂尔瞄了一眼报纸上的股票专栏，“好消息，汉普科技又涨了两点。”

“我还可以给你弄点冰，最多只需要五分钟。”

“啊——呃，波泰什跌了一点，”斯蒂尔合上报纸，“弗兰克，你还没抛掉你的波泰什？”

“还没有。”

“你觉得这样做明智吗？”